那是 1950年夏天，爷爷服从了组织的安排，携奶奶到北京工作。当时只有5岁的父亲随了太爷爷生活在这个叫做大河的村子。太爷爷在当地行医是个远近闻名的好郎中，父亲是他最为宠爱的长孙。太爷爷为了哄孙子高兴经常趁出诊的机会不知从哪里弄来些当地绝无仅有的物件送给父亲玩儿诸如会唱戏的留声机和光可鉴人的唱片、能写字画画的小黑板和彩色粉笔伏天 里躺上去又光滑又凉快的竹子床和竹子躺椅，还有就是这只长得像小袭毛狮子一样的小犬。说它也算稀罕物，是因为当地家家喂养的看门护院的土狗 都长得一个模样，人们认为狗就应该长成那样。当这只小狗被太爷爷带回村子时，几乎轰动了全村。家家的孩子奔走相告，挤在院子里看“耍狮子”。

现在，父亲回忆起来说那狗应该属于西施或京巴 这类娇小可爱的玩赏犬。它没有名字，父亲依了它的长相管它叫“小狮子”

当谷物成熟的秋天到来时，小狮子长大了。小狮子是条雌性犬，村子里远远近近的雄性土狗开始接二连三地往太爷爷家跑。它们有的在门外不停地徘徊，不停地狂吠:有的用粗壮的爪子把木头院门抓出了道道深沟;有的一次次蹿上高高的墙头，扒落了墙头的砖瓦;还有的整夜地鸣咽低吼...这样的情况终日不绝。太爷爷开始厌恶小狮子，打心眼里厌恶，他把这些日子的不安宁归罪于小狮子的日渐成熟，尤其是当他修补破损的墙头和沟壑纵横的院门时就更加憎恨小狮子。一辈子行医行善的太爷爷想出了最为残酷的惩罚小狮子的办法，那就是把它远远地扔掉，让它找不到家门。

冬天就要到来了，太爷爷和村里的人们都在为过冬做准备。没隔几天，就有村子里的人赶着马车到 50 多里地以外的小火车站拉煤。

一个深秋的早晨，太爷爷瞒了父亲，把小狮子装在一条麻袋里，松松地扎了口，放到马车上，叮嘱车夫“扔得越远越好””。小狮子并不知道主人不喜欢它了不想要它了，以为又要带它去赶集，兴高采烈地，乖乖地任凭主人摆布。

年幼的父亲在没有了小狮子的日子里过得闷闷不乐，时间久了，就渐渐淡忘了。他又不断拥有了新的稀罕物。

一个雪后的清晨，该是腊月 二十八吧，满村飘荡着年食的甜香。太爷爷腋下夹着一卷写好的鲜红的对联，踩着厚厚的积雪，咯吱咯吱地走到院门口。推开院门的一刹那，太爷爷惊呆了。他分明看到一团小小的身躯蜷缩在积雪上，身后是一串深深的小脚印。那本来黄白相间的皮毛已经看不出颜色，在白雪的衬托下，越发灰黑，像一团用脏了的抹布。见到太爷爷，小狮子的眼睛一下子焕发了光彩，活蹦乱跳、摇头摆尾地扑了上来，终于到家了!它轻车熟路地跑进屋向每一个家庭成员打招呼。一跑进来，太爷爷才发现，它的一条后腿残废了，从留下的伤痕可以看出，那是被夹黄鼠狼的夹子卡断的。太爷爷在惊诧小狮子的顽强生命力的同时，依然厌恶它，这次是因为它痛。于是，太爷爷在思忖着下次应该把它丢得更远。

太爷爷毕竟是善良的，他没有立即丢掉它，把它好好养了起来。两个多月后，春天来了，当村子里的狗开始闹春 的时候，太爷爷再次决定扔掉小狮子这回是托一位串远门”的亲戚，把它带到 80 多里地的外村，到那里去要渡过一条河。太爷爷一定认为，那条河是小狮子不可逾越的天暂。然而，一个多月后，小狮子又回来了。

太爷爷有股子倔劲儿，他不相信小狮子居然扔不掉。以后，他又把小狮子丢弃了三回，一次比一次扔得远，可小狮子找回家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它好像在和这个倔老头较劲，不断用它的忠诚和精灵与命运抗争，而每次的胜利者必定是小狮子。我始终想不明白，也无法知道，它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一次次实现着“回家”的信念。

1954年，又是一个夏天，太爷爷要带 9岁的父亲转到北京上学，并在北京住上半年。临走，太爷爷决定把小狮子带上火车，中途停车时丢掉。父亲畏惧太爷爷，虽然心中不情愿，也不敢反对。

火车风驰电掣般开出两站地，半夜临时停车时，太爷爷再次丢弃了小狮子，太爷爷坚信这回它再也不能回家了，就是鬼使神差回了家也会吃闭门羹。

半年后，太爷爷带着放寒假的父亲回老家过年。傍晚下的火车，那时候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完全靠徒步，要赶100 多里地。天越走越黑，越来越冷。已经走到下半夜了，父亲又冷又饿，实在走不动了。这时，恰巧路过一所乡村小学。太爷爷决定带父亲到学校过夜，等天亮再走。爷孙俩刚刚走近小学校，就听到大门里有狗在狂叫。太爷爷边叩门，边护住父亲，生怕父亲被狗咬伤。一位看传达室的老人出来开门，门刚开了条缝，就从里面蹿出一条狗，跳着叫着扑向太爷爷和父亲。它没有扑咬，而是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在爷孙俩的脚边绕来绕去，摇头摆尾，激动万分。待传达室的老人用手电照亮，爷利俩看清了，居然是小狮子!它依然不记得主人对它的冷漠和残酷，依然不在乎主人是否喜欢它。

传达室的老人说，小狮子是在半个多月前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在小学校的门口捡到的，它又饿又冷，已经不能动了，蜷缩在茅草窝里。捡回来后，喂了水和食，很快就精神起来，还能看院门了。末了，老人一声叹息:“小命活得真艰难啊!”

我不敢想象，也想象不出，小狮子是怎样拖着一条残腿，步履蹒跚、忍饥挨饿地奔走在寻找家园、寻找主人的路上。我在想，抑或它果真又回了家，可怎么也找不到主人，没有主人的房子，还是家吗?它不得不东奔西走，苦苦寻觅着那个温暖的地方，那是它的天堂啊!在这个过程中，它是不是还要防备其他野兽的袭击，是不是还要奋力游过河湖，是不是还要躲避人类的追打啊!它多么执着、多么辛苦啊!而它所承受的这些苦难，全部缘于我们人类的一个不良的想法，一个轻易的举动，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啊!这回太爷爷一句话也没说。他认定了小狮子扔不得，它有灵性。第二天天刚亮，爷孙俩谢过传达室的老人，上路了，在他们的身后，多了一个小小的、活泼且有些蹒跚的身影。

后来，父亲到北京上学。太爷爷和小狮子依然生活在那个农家小院里，相依为命。

再以后，确切地说，该是4年以后，北京的一家医学研究所到村子里收狗，要大家积极支持祖国的医学研究。虽然太爷爷一辈子行医，懂得医学对人类生存的重要，但当小狮子再次被装入麻袋时，这位一生倔强的老人像送别亲人那样，禁不住老泪纵横。他知道，这回，小狮子是真的回不来了。小狮子最终献身于祖国的医学事业。